



## 又是一年符草绿

姚中华

攀爬离山,去看山间符草。在草木繁盛的皖北大地,符草并非异类,只因一千多年前一位诗人的吟咏,它便与多情的春风一道,撩拨着人们的心绪。离山山势不高,坡度平缓,攀爬也较为轻松。沿着崎岖小径攀至半山腰,果然看见一丛丛小草,漫过乱石土垒,绿茵成片。此时,去岁的枯草尚未褪去,山风吹来,摇晃着枯黄的身躯,而在它们根部,新生的幼苗已经迫不及待破土而出,演绎着生命的接力。

符草属于野生草本植物,俗称符符草,《尔雅》称之为“茺”,曾经广泛分布于皖北。符草生命力顽强,质地坚韧,因不易腐烂,过去老百姓常常用它搭建草房。符草伴随着离山,在洪荒中度过多少风雨岁月,历经野火焚身,不得而知。

《宿州志》记载:离山产符草。离山不远处有一古镇,因北有离山,地产符草而得名符离。符离春秋战国时属楚邑,秦置县,汉时封为诸侯国,东魏改称睢州睢南郡,唐朝因设宿州,复为县。符离北上五十里,即为重埠徐州,向南二十里,是隋唐大运河上的“漕运”要冲宿州,地处南北通衢的徐淮古官道之上,又临淮河支流濉水,地理位置得天独厚。唐宋,伴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通,其交通战略地位更加凸显。1163年,宋金“符离之战”,成为划淮而治一个重要转折点。

机缘往往是一种巧合。唐朝建中二年(781年),一位天才少年与古镇符离不期而遇,他就是白居易。从此,淋漓快目的大唐诗笺上,多了若干篇描叙古镇风情的诗篇。

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县,移居符离缘于父亲白季庚。建中元年(780年),白季庚任徐州彭城县令。当时藩镇割据局面已经显现,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病亡,其子李纳秘不发丧,擅领军务,并于当年十月攻打宋州(今河南商丘一带),从而引发一系列战事。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洎因保护徐州有功,建中二年(781年),升任徐州别驾。

白季庚忙于战事,心中却挂念着家人安危。为躲避战乱,他将家室迁至离徐州不远且较为安静的符离。这一年,白居易11岁。也许没有让白居易料想到的是,他在符离不仅度过了青涩的少年,遇到了初恋情人湘灵,而后又几经往返,前前后后一共居住了22年。离山脚下的古镇,成为他人生的第二故乡。

诗,是白居易人生的一个支点,诗情如同春天的种子早早在少年诗人心中萌发,符离的山水草木、田园房舍从此成了他吟咏的对象。16岁那年,白居易漫步于古道,看到遍地绵延不绝的符草经过野火肆虐之后,只需春风一吹,来年又焕发出勃勃生机。坚韧的符草,如同大自然不屈的灵魂,也像极了人生的起落。于是,他挥笔写下了千古名篇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:

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,  
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  
远芳侵古道,晴翠接荒城。  
又送王孙去,萋萋满别情。

后来,白居易又陆续写下《西原晚望》《汴河路有感》《邻女》《寄湘灵》《重到毓村宅有感》等诗作。诗人低吟浅唱,不仅描述了古镇的风土人情,抒发了心中情感,也让他在大唐诗坛崭露头角。

白居易诗中描述的符草,是生长在皖北古原,还是生长于离山?有学者试图对此考证。其实,去寻看现实中一株符草的意趣远大于考证的结论。时过千年,白云苍狗,沧海桑田,白居易当年栖居的东林草堂,如今只剩下高处高高的土堆,当地人称为“白堆”;白家曾经居住过的符离毓村,也早已隐灭了踪迹,只留下一口名叫“凤凰眼”的枯井。皖北古原,已是万顷良田,阡陌纵横,绿油油的麦田围拢着一处处树木林荫的村庄,房舍掩映,如同画境。大自然用鬼斧神工之笔,改变着世间景物,也改写着大地的容颜。曾经遍地生长的符草,如今只能在离山上寻其踪影。

## 挑刺儿

胡文燕

手心碰到硬物或握拳便隐隐作痛,对着右掌心哈口气,发现一根细长的黑色不明物嵌入皮肤表层,煞是碍眼。按压虎口处黑刺周围的肌肉,潮红的血色消退,指纹像一层层的水波般漾开,黑刺清晰明了,像素描画中最凝练的一笔,只待轻轻一挑,便可破肤而出。

右手不便拿针挑刺,喊来儿子帮忙,小家伙却拿个镊子,轻手轻脚地开始夹,刺头儿不吃这一套,藏在里面纹丝未动。我让儿子拿来针,他却不敢下手挑,情急之下,我用左手拿针在刺头儿周边拨弄了几下,细长的黑刺极不情愿地露出真容。再用手轻按,顿觉轻松。其实,刺头儿倒不算太疼,可要是不趁早挑出来,日子一久,就会慢慢的硬结,长成“鸡眼状”的肉疙瘩,到时再碰就钻心地疼了。

生活里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,也像一根细小的刺儿,不痛却扎人。

闺蜜和我吐槽,大学时期组织班级活动,去一处名人故居进行参观,她在班级群通知下午2点校门口集合,统一乘大巴出发。大家陆续到达,2点开始点名,发现两位同学没到,一位是同寝室的舍友,另一位是平时不太合拍的同学,分别发了信息对接,舍友回复马上到,而另一位同学既没回信息,也没接听电话,全车五十多人的目光焦灼地射向宿舍楼,2分钟、5分钟、10分钟……

再次重拨,电波传来的依然是那首独唱的彩铃声。司机终于在全车人的催促中发动了引擎,疾驰而去。后果可想而知,同学误会对她有偏见,在等到舍友上车后便抛下她,故意不让她参加集体活动,而对自己拒接电话的解释,是在骑车途中。拧巴与猜忌让误会越来越深,后来,作为班干部的闺蜜每次发信息到班级群,都会被她阴阳怪气地损几句,她们的关系就像一根嵌入心底的刺儿,一碰便隐隐作痛。

与其在沉默中互相猜忌,不如勇敢地吧话说开。后来,闺蜜在体育课上,几次追上同学的步伐,耐心解释当天发车前的所有过程,同学虽然没有立即冰释前嫌,可在后来的相处中,态度明显是大有缓和。

有些事挑开了说,也就让人放下芥蒂,心中敞亮。“挑刺”,未必是吹毛求疵,有时恰恰是解开隔阂的钥匙。心里的疙瘩不说,永远是堵墙;把事情摊开讲明白,往往隔阂就烟消云散。坦诚相交,推己及人未必都能换来推心置腹,但一定不会将关系进一步僵化。

老家隔壁的大爷这些年独居,每年正月十五一过就外出打工,到年关再回家。我们两家院子搭界处共用一堵墙,去年春天雨水充沛,他家院中的梨树越出一人高的院墙,枝丫倾斜向我家这边,枝干遒劲,长势迅猛。这个枝丫成了父亲心头上的刺儿,寝食难安,既怕梨树倾斜幅度大了会压塌院墙,又担心隔壁大爷舍不得放树。父亲终究按捺不住心头那根刺儿的撩拨,拨通了大爷的电话。没过多久,大爷便安排人锯倒了梨树。

过年回家,大爷在饭桌上凑近我说,其实不想放倒陪我长大的老梨树,可我要是不放倒树,你父亲心里不安稳,毕竟他身体不好,这下他心里踏实了。他的话和杯中的水一起流进了我的心底,暖暖地……

把事情摊开了说,替对方想一想,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。人与人之间的隔阂,其实就是藏在心底没说出口的小刺儿。很多人怕“挑刺”,觉得开口会伤感情。可真正的隔阂,从来不是被说出来的问题造成的,而是被藏起来的误会积攒的。把话说开,把刺挑明,看似尖锐,实则是在为关系松绑,让彼此不再互相揣测。

## 母亲的菜园

陶继平

“早晨的露水养人,也养菜。”记事儿起,天刚蒙蒙亮,草尖上还沾着露水,母亲就挎着竹篮去小菜园劳作。东头的辣椒、茄子,西头的青菜、萝卜,中间窄窄一垄葱和蒜,排得整整齐齐,像列队的士兵。母亲的小菜园,深深印在我脑海里,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。

我的家乡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,屋前那片不足二分地的菜园,是母亲心头的牵挂。母亲侍弄菜园,就像养育我们姐弟四人,半点不肯马虎。春天菜苗刚冒头,她从不拿锄头,就蹲在地上用手指轻轻扒土,生怕碰坏了那些嫩生生的绿芽。夏天日头毒,她挑着水桶一趟趟往菜园跑,后背的汗湿了一大片。看见蔫了的菜苗重新直起腰,她笑起来比谁都欢:“这些小家伙,比你们姐弟都懂事。”

小时候,我最爱跟着母亲去菜园。她薅草,我就在旁边捉蚂蚱;她摘菜,我专挑最红的番茄吃。有回偷啃青辣椒,辣得我直跺脚,母亲赶紧舀来井水给我漱口,笑得眼泪都出来了:“傻孩子,这要等霜打了才不辣呢。”每到深秋,屋檐下总挂着一串串红辣椒,拌在咸菜里,就着红薯粥,我能扒两大碗。

母亲的菜园四季都不闲着:春天菠菜、莴笋嫩得能掐出水;夏天茄子紫得发亮,冬瓜滚圆,胳膊粗细的瓠子盈盈绿绿,高高低低挂在藤蔓上,豆角顺着竹架垂下来,一串一串的,坠得竹架都晃;秋日里拔出的萝卜带着湿土,咬一口甜到心里;就连寒冬,朝南的角落也总有一丛青菜,盖着稻草,扒开来绿得晃眼。村里人都夸这菜园像幅画,母亲就搓着粗糙的手笑:“土地最实在,你待它好,它就回报你。”

小菜园里的菜上了我家的餐桌,进了我们姐弟四人的碗里,撑起了一年四季的饭食,养活了我们全家六口人。茄子蒸得软烂拌蒜泥,豆角炒肉总是豆角多,番茄鸡蛋汤稠稠的,红彤彤的汤里飘着金黄的蛋花,我和弟弟抢着用勺子舀,连汤都要泡着饭吃。母亲永远只夹一筷子青菜:“我爱吃这个,清爽。”直到长大才明白,那“清爽”背后藏着多少疼惜。

母亲重病后,菜园渐渐荒了。有次回老家,看见她拄着拐杖站在篱笆边,望着杂草发呆。我抡起锄头要干活,她急得直摆手:“轻点,那边有菜苗!”话刚落,又轻轻叹口气——她自己也知道,那片草窠里早没菜苗了。阳光照在她佝偻的背上,我才惊觉,曾经能挑两桶水的母亲,如今连锄头都拿不稳了。

母亲走前的一个春日,姐姐摘了把新长的香菜拌豆腐。母亲尝了一小口,眼睛突然亮起来:“对,就是这个味。”那神情,像忘了身上的疼,仿佛又回到了在菜园里忙碌的时光,连眼角的皱纹都松快了些。

母亲走后,菜园由父亲照看着。他不像母亲那样精挑细选,却也总记得把杂草薅干净。如今,每次回老家,我都要去小菜园站站。摸着手下的泥土,湿乎乎的,凉丝丝的,仿佛还能看见母亲蹲在地里的身影,手指沾着土,正对着菜苗笑。浇水的时候,水渗进土里“滋滋”响,听着就像母亲在絮絮叨叨地叮嘱什么。

这块小小的菜园,是母亲扎在我们生命里的根。不管走多远,想起这园里的菜香,就知道总有个地方,留着最暖的念想。